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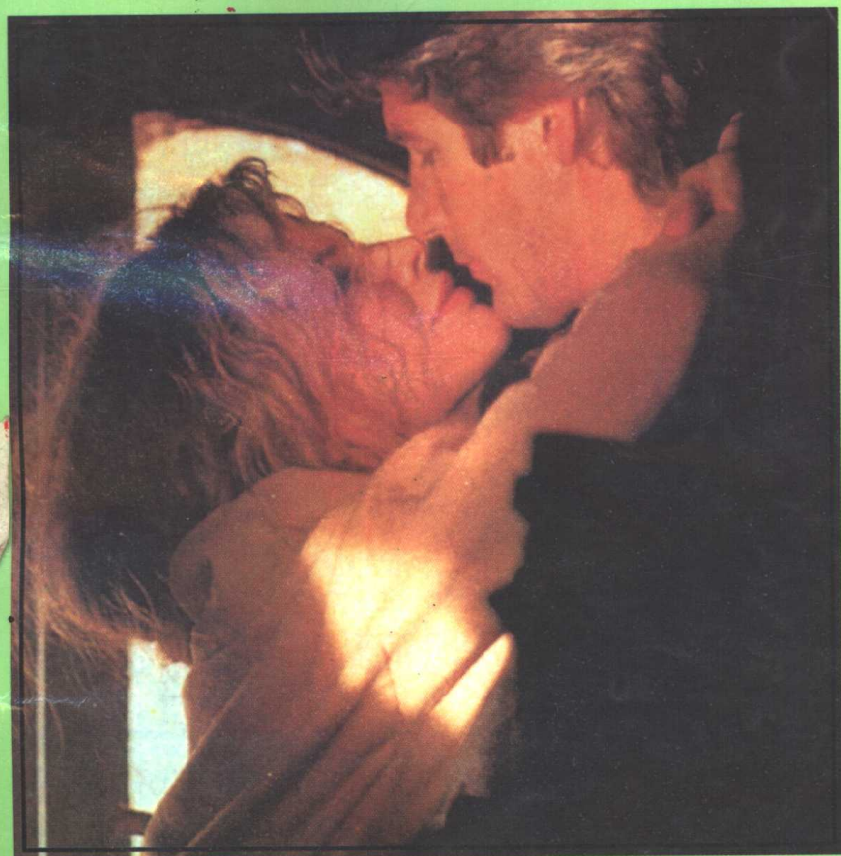


紫色梦幻系列 · 紫色梦幻系列

珊瑚之吻

珍·安·克兰兹 原著

陈尔雅 译



紫色梦幻系列

珊 瑚 之 吻

珍·安·克兰兹 原著
陈尔雅 译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石家庄

紫色梦幻系列

珊瑚之吻

珍·安·克兰兹 原著

陈尔雅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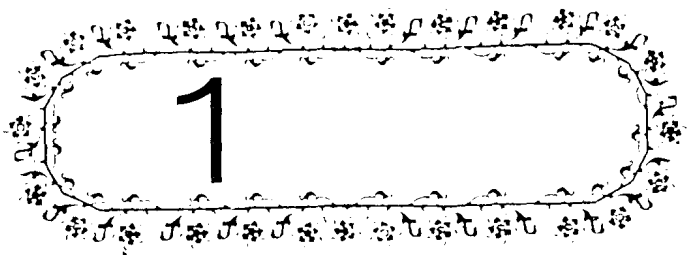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省乐亭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10印张 210千字 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4.00元

ISBN 7-80611-331-2/I·320



虽然心里明白他没有权利打这个电话，但他还是拨了号码，所以要挂断也太迟了，即使他不断告诉自己应该要挂掉的。她是个朋友，而今晚他需要的正是朋友。

几个小时以来，他一直都是靠止痛剂和坚强的意志才能集中注意力。杰德把头靠在闪着讯号的公共电话上，闭上眼睛，倾听话筒另一端传来的铃声。他从来不曾有过这么难受的感觉。他浑身都痛，筋疲力尽，头脑的运作与警觉度跟以前的水准比起来也差多了。

在他周遭的每一样东西都让他感到相当不耐。他根本无法思考。洛杉矶机场的嘈杂声不断刺激他的感官：旅客的交谈声、引擎的怒吼，实在让他无法清晰地思考；热狗的味道混着汽油味渗进他的神经系统。杰德知道止痛剂可能也增加了他的不适，但这项认知无济于事。他试着更专注地倾听电话铃声——一声、两声、三声。也许她不在家。老天，她不要是正跟另

一个男人在一起。

不要是今晚，他把话筒抓得更紧了些，努力稳住自己。今晚千万不要有任何人在她那儿。

但他又提醒自己，他认识她的这三个月以来，艾梅似乎不曾对任何一个男人表示过兴趣。对他也差不多，杰德自嘲地告诉自己——不过，她至少还把他当作一个朋友。他发现自己正在祈祷，在他不在的这几个星期，她没有认识其他新的“朋友”。

第四声铃响时，她才拿起话筒。杰德感到全身松懈下来，比止痛剂还有效，也令他不懂，刚才为何那么担心。艾梅晚上总是待在家里。他发现最近在出任务时，知道这一点总让他有种奇怪的愉悦感。他只要闭上眼睛，就可以描绘出她晚上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情景——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欣赏着她收藏的早期摇滚乐。

“艾梅？我是杰德。”

“杰德！老天，现在几乎是半夜了。你在哪儿？家里吗？”

她清晰温暖的声音里充满开朗的欢迎之意。有时，杰德会觉得每次他要启程回家时，艾梅的声音总是他最先想到的事。他努力地睁开眼睛，发现他正对着电话公司的商标。至少世界上还有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艾梅的声音和电话公司。

“我在洛杉矶，我的飞机会在一个半小时左右抵达蒙特利。”他的手指紧抓着听筒。“艾梅，我最恨向别人开口，但你能不能来接我？”

“接你？”

也许她正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杰德甩甩头，挥开那不知打哪儿冒出来的骤怒。一定又是止痛剂的关系，他告诉自己。他没有理由对艾梅正跟另一个男人在一起的想法生气。他对

她一点权利也没有，就像她对他一样。他们只是朋友。他们的友谊可能很特殊，不像他其他的朋友，但仍是一种友谊。艾梅似乎也刻意保持这样的关系。

“艾梅，如果你正在忙……”他的声音渐小，除非万不得已，很不愿意接受这个想法。他想要她到飞机场来接他——不，该说他“需要”她到那儿去。他一定得在今晚到家，而且他十分确定自己现在绝对无法开车。药效、疼痛和筋疲力尽都使他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

“没有，杰德，我没有在忙。我可以去接你。等一下，我拿支笔。”她马上就回来了。“好了，告诉我飞机班次。”

“飞机班次，”杰德有些恍惚地重复她的话。“喔，等一下。”当然有个飞机班次，而他见鬼地到底怎么了？大脑好像完全停摆了。他伸手到衬衫口袋里找机票，视而不见地瞪着上面的三个数字好一会儿，才小心地大声念给她听。

如释重负之后，他这才了解刚才在艾梅的声音中听到的惊讶，并不是她要拒绝他的前兆。艾梅真的是很惊讶他竟会“要求”她去接他。她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他想着。过去这三个月来，他从未要求她去机场接他。他总是租一辆车，直接从蒙特利开回加乐湾。他的回家方式总是一成不变，像个例行公事，而他一向很少打破自己的惯例。一个男人到了这种对过去或未来都毫不在意的情况时，唯一能倚靠的就只剩自己定下的规则了。

“好，杰德，我知道了。我会到那儿的。”

“谢谢你了，艾梅，稍后见。”

她沉默了一会儿，清晰温暖的声音犹豫地问道：“杰德，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杰德低头望望握在左手的拐杖。他不想在电话里临时编

些理由，他想等上了飞机后再好好地想他该怎么说。他对这种事已经驾轻就熟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两项独特的天赋，而他的就是编造出令人信服的借口。“没有，没有什么不对，我只是觉得这么晚可能租不到车。请你开车时小心一点，艾梅。”

他们互道再见后，杰德挂上电话，然后命令自己聚集起力量，用拐杖撑住身体，努力地走回候机室。走到一半时，他看到一个卖花的小贩。某些事情敲进他浑沌的脑袋。

他已经养成在每次旅行回来时买一束花送她的习惯了。他之所以这么做，半是感谢她从未问出心中的许多疑问，半是为他也从没打算回答而道歉。这又是另一个惯例。

杰德走到小贩旁，买了一束黄玫瑰，它们漂亮得不像真花。它们并不适合艾梅，她全身上下没有一点虚假。但小贩摆出的花也没给他太多的选择。他小心地拿好花束，慢慢走向候机室。

在等候登机广播时，他几乎睡着了。等到要上飞机的时候，才让自己清醒些，跟着其他乘客一起登机。几分钟后，他系紧安全带，把花放在大腿旁边，怀着施艾梅会在蒙特利机场等他的期待就沉入了梦乡。

她在人群中应该很好认，尤其今晚这个时候又不可能会有什么人，杰德想着。她并不很高，也不会特别可爱。严格地说，闪着智慧的绿眼睛，垂肩的金棕色头发和柔软的双唇不会特别地有魅力。但是杰德知道大部分的女人会说如果她肯用心打扮一下，肯定会极为迷人。但是艾梅从来都不化妆。她的身材修长，上半身很娇小，腰部以下则格外吸引人，她没有那种贵族似的优雅，也不是那种可以当作海报贴在墙壁上的艳丽女郎。但不知怎地，对杰德来说，她的美丽是如此的生动，会让他想起她写的科幻小说的封面——明亮的色彩，保证刺激

的情节，和压抑不住的充沛活力。

近来，和那种女性活力共度良宵的幻想愈来愈常折磨杰德。

今晚这股诱惑比以前更甚，止痛剂似乎对这方面无效，或者根本就是因为止痛剂他才会有这些绮思。从他认识施艾梅以后，杰德就发现自己任由她在他们之间构筑这种奇怪的关系。她把它塑造成微妙的友谊，彼此都没什么约束，把男女之间的性吸引都祛除掉了。在过去三个月，他们为数并不多的见面机会里，艾梅似乎对这种情况很是满意。但杰德怀疑自己还能忍受多久，不过他绝不会催促她。

何况，他还有别的理由必须继续保持这种情况，他提醒自己。他最不需要的就是一个唠叨的女人，成天问他为什么经常失踪，对未来为什么没有计划，还有他为什么三十五岁了还不结婚。男人一旦和一个固定的女人上床后，她就会认为自己有权利过问这些事情。

杰德告诉自己，他的生命中不需要问题——或是会问问题的女人。只要艾梅不要刺探他的事，和她相处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不幸的是，他自己开始对仅只维持朋友的关系不满足了。他们之间迟早会改变，但杰德无法确定一旦变了之后，结果会是如何。

在睡魔掌握他之前，他模糊的最后一丝意识是好奇地想着：不知艾梅对他跛着脚下飞机会有什么反应。一个月前他离开的时候，既没跛脚也没受伤。就算从来不问难以回答之问题的女人也会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该好好想想怎么编个假故事来告诉她。

当睡意终于让他斜靠向座位的左边时，美丽的黄玫瑰承受不了他不容忽视的体重，倒向一旁，如假花般的完美被挤压

成一堆黄色的花饼。

挂断电话后有好一会儿，艾梅仍坐着瞪向窗外一片深幽的海面。杰德的电话让她惊讶极了。原本电话响的时候，她还以为是她父亲又打电话来提醒她：他和她母亲正期待她半年一度的造访。这件事已经拖了好久，距离她上次去奥林纳岛看他们已经有八个月了。往年她总是很期待每半年能去那个太平洋小岛度一次假。她忘了他们绝不会在这么晚的时候打电话给她。

所以她对听到杰德的声音毫无准备。杰德从来没有在他出门的时候打过电话来。每次都是他带着一束花出现在她的门前时，她才知道他回来了。

今夜浓雾笼罩着小小的加乐湾，要不然她就可以看到远方太平洋海滨和蒙特利的灯火了。开车到机场起码要半个小时，但因为浓雾，所以她最好提早出门。

三个月以来，杰德外出从事他的顾问工作，从未在回来时要求她去机场接他。而且杰德从不勉强她或命令她，她愿意给予多少，他都满足的接受下来。这种安排让艾梅极为满意。

但是今晚他打破了自己不成文的惯例。他要求帮忙。

艾梅摇摇头，想挥掉从听到他的声音后，就萦绕在心头的奇怪焦虑。她起身，走到卧室去换衣服。

这五个月来，她买了不少有关失眠症的书，每天都遵照其中一本的建议做上床睡觉的准备动作。每位作者都建议，那些自助的步骤中所蕴涵的正面意义，可以让身体和心灵都再度学着期待睡眠。理论是：专心做那些一成不变的就寝动作，譬如脱衣服、刷牙、洗脸，还有其他动作，可以让一个人再度恢复对睡眠的期待感。这种方法就和艾梅最近试过的其他方法一

样合理，但天才晓得她已经试过无数方法了。电话铃响的前几分钟，她才刚换上一件长袖的法兰绒高领睡衣，看来今晚能盼到的睡意大概又很少了。

反正也没什么损失，她认命地告诉自己，很快地穿上黑色牛仔裤、鲜黄色衬衫和一件针织的橘色背心。今晚她能睡着的机率本来就不大。她最近总是睡不好，不管她读了多少这方面的书都没用。没有一本书能治好她这个麻烦的毛病，也没有一本书能挥去八个月前、她二十七岁生日前夕，在奥林纳岛上发生的那件事的记忆。

去机场的路果然不好走，艾梅把她那辆小型车开上高速公路后，才发现雾虽然没有浓得看不透，但驾驶时还是需要专心和小心。

艾梅将大部分的注意力集中于开车的事，但另一部分心思则忍不住猜想她何以这么晚了还要出门。她猜想着杰德是否会为他这个不寻常的行为稍加解释，大概不会。就算她有意询问，他也不是那种会任女人唠叨的男人。艾梅很骄傲自己从不问他问题或提供建议，更别提勉强他做任何事。杰德似乎很欣赏她的体贴。她很清楚葛杰德有他的秘密，就像她有她自己的，但她不想深究这个结论背后的事实。她有点觉得她从未开口询问的理由，是因为她根本不想听到答案。

杰德，艾梅让他的名字流过心中，这个名字太适合他了。第一次认识他时，她马上就决定他可能是古代执掌地狱之火的传教士再世。但不是那种软弱、衣着光鲜，假借宗教之名在媒体上招摇撞骗的骗子，而像是从古老的教派或西部来的，例如岩石般坚硬强悍的喀尔文教派。他的双手又大又有力，脸上刻画着毫不妥协的线条。他是那种看你一眼，就可让你相信地狱必定存在的男人。

虽然稍后她很快就发现葛杰德对宗教兴趣毫无，但第一眼的印象总是很难消除掉。他脸上生冷严酷的线条和他同样生冷严酷的身体相配极了。他大约三十五岁左右，但在那双带点红棕色的榛色眼眸中流露的眼神却像早已看遍世事的沧桑。艾梅知道，最初就是他眼中那抹冷漠警戒的眼神吸引了她。但他们之间融洽的气氛才是这段关系维持至今的因素。她发现杰德对维持轻松的友谊相当在行，而她正需要这种不作其他要求的朋友。

但是，她仍然觉得能和葛杰德维持任何形式的关系都是很奇怪的事。她知道若是在平常的情况下，她是绝不会和他有所牵扯的。他不是她以前一直在找的那种温和诚实而且坦率的男人，他也不是那种女人直觉会认为是居家型、可以成为好丈夫和好父亲的男人。艾梅知道，虽然他很擅于掩饰，但隐藏在他内心的黑暗面一定会让八个月前的她感觉受到威胁，进而避开。但是她现在再也不是在“平常的情况”。

简单的说，就是艾梅跟八个月前的她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件特别的事情改变了她，让她能从以前从不会有的角度来看葛杰德。现在，在他心中的坚毅与阴暗深深吸引住她。也许，她想着，她的潜意识渴望自己能从其中得到一些危险的内在力量。

等杰德终于走出来的时候，她已经等在飞机场的大门了。他是最后下机的乘客之一，艾梅一边等着，几乎都要以为自己弄错班机了。当她看到拐杖和杰德脸上僵硬克制的表情时，她一定是弄错班机的想法再次短暂地掠过脑海。她好像是第一次看清他的样子。

他看到她的时候停了下来。他提着一个小小的皮制旅行袋，右手还拿着一束被压得惨兮兮的黄玫瑰。在他后面的旅客

拿他当成挡路的柱子般分道而行。

艾梅看到他眼中出现一抹挑衅的冷酷眼神，赶忙咽下自己的惊愕。她快步走向前，自动帮他接过旅行袋。为了表示欢迎和安慰，她冲动地踮起脚尖在他唇上轻吻了一下。她从未用这么亲密的方式表达过欢迎之意，她也因他给人的感觉而震惊。他的嘴在她的唇下显得僵硬而顽强。她很快地退后一步，挤出一个微笑，试着找回三个月来存在他们之间的那种轻快愉悦的气氛。

“我必须说，你可真知道怎么入场。要我为你找张轮椅吗？”

他瞪了她一眼。“不用，我不需要轮椅。我已经够糗了，坐在轮椅上，让你推着我的想法已经超过我能忍受的极限。我知道我看起来一团糟。”

艾梅微扬了下眉毛，研究他。他从未对她凶过，今晚的语气不佳很明显是因为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我只是开个玩笑。”

杰德心情不好地撇撇嘴。“我为我的坏脾气道歉，今天不好受。”杰德开始朝前移动，艾梅走在他旁边。

“看得出来，”她轻快地微笑。“你从哪儿回来的？交战区？”

“我出了点意外。”

“这并不难想象。杰德，我没有恶意，但你的情况看起来真的很不好。要不要我送你到急诊室去？”她发现他的旅行袋挺重的，不禁怀疑以他的状况怎么提得动它。她很快地搜寻他的脸，想要评估他的伤有多重，一边伴着他向车子走去。

“我最不需要的就是急诊室，我已经受够那些医生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个工厂意外？还是你工作的地方出了什么事？”艾梅严肃地问。

“没那么戏剧化，只不过是车禍。”杰德低头，皱着眉头

望向手中被压坏的花。“喏，送给你的。”

“看来它们也跟你经历了同一场车祸。”艾梅带着坚定的愉快心情，笑着把压坏的花接过来。他居然还记得，她觉得很感动。这也让她发现她已经习惯这个小小的回家惯例，也许他们之间的关系，比她愿意承认的深得多。

“我在飞机上睡着的时候，压坏了它们。”

“车祸在哪儿发生的？沙乌地阿拉伯？”艾梅问道，站在她的小车旁摸索着钥匙。

“什么？噢，是啊，就在沙乌地阿拉伯。”他呻吟着弯进驾驶座旁的位子，闭了闭眼才又睁开。“他们那儿的人开车就像疯子一样。”

“真的？哈，那你现在落入我的手掌心了。”艾梅说着坐到他旁边，发动引擎。

“我的心都在发抖了。”

“你在打电话给我之前，就该想到这一点。”她把车换到倒车档，用她一贯的活力把车倒出停车位。

杰德转头看着她。在车盖的阴影下，他的脸像戴了一层面具。“谢谢你今晚愿意出来，艾梅，”他静静地说。“我真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要怎么办。我现在的状况无法开车。”

“我注意到了。”她维持一贯的冷静，不让忧虑泄漏出来。杰德不会希望她担心的，而且她害怕如果担心他可能代表其他的意义。“会有永久的伤害吗？”

“他们告诉我一切架构完好如初，虽然目前的感觉并非如此。”

“那是谁说的？贵公司工程部门的医生？”

“没错。但是他们又懂什么？”

“的确。你提出控告了吗？”

“对谁？驾驶人？门儿都没有。在那儿事情的程序跟这儿不一样。我动用了三位公司律师，还有一大笔贿赂，才让那个撞倒我的家伙没有告我。”杰德口若悬河地说。

“这就是当个全世界跑来跑去的工程师所要担负的风险。像我们这种人，只要坐着过日子，绝不会需要冒任何危险。”

“太多人对我这么说过。你的书怎么样了？”杰德把头靠回去，闭上眼睛。

她就她知道他会跟以前一样提出这个礼貌的询问。“顺利得很，我终于定好方向了。”

“书名决定了吗？我要离开的时候，你叫它‘无名书第四号’。”

“等你离开后，我认为那听起来太夸张了。上个星期我在擦洗浴室时，一个灵感忽然冒出来，”艾梅轻声说。“‘自己的恶魔’，你觉得怎么样？”

杰德假装严肃地想了一下。“我满喜欢的。听起来很迷人，透着点机智，有些忧伤，又有双关的意思。任何一个编辑都不可能再有再高的要求了。”

“或许她能要求一本名实相符的书？”

“总有人是得寸进尺的，不是吗？要被问绞了，还嫌绳子旧。老天，我好累。”他伸手到棉质长裤里拿出一个小瓶子。

“那是什么？”他闭着眼吞下一些药丸的时候，艾梅很快地瞥他一眼。

“止痛剂，很不错的药。那些医生告诉我，在街上一瓶要卖五十美金。如果我吃剩了，也许我可以卖掉它们赚点钱，请你出去吃晚餐，当作你今晚出来接我的谢礼。这样起码这次出门还有些收获。”他把瓶子塞回口袋里。

“听起来你这一趟好像不怎么成功的样子。”

“简直就是场十足的灾难。”他坦白的告诉她。

被他这句承认的话吓倒，艾梅吞回自己的回话。真不像杰德，他以前从来不会把工作的问题说出来。

“呃，半小时内我就可以把你安全地送到府上，”她向他保证。“你真的不要去某个医院的急诊室看看？”

他并没有回答她的话。艾梅把视线从刮着风的狭窄路面上移开，看向她的乘客的脸。杰德睡着了，她想他不会喜欢在急诊室醒来的。

半小时之后，艾梅驶进加乐湾的主要大街。这个海湾边的小社区深深地沉睡着，除了邮局的转角处还有一盏街灯亮着外，其他地方都是一片黑暗。即使是加乐旅馆，镇上唯一的汽车旅馆，也已经把招牌灯熄灭了。杰德老旧的小房子就坐落在可以俯视海湾的峭壁上。艾梅开到转弯处的时候，把车速慢下来，再次看向她的乘客。

杰德今晚绝对无法照顾自己的。这个男人已经快累死了，而且又吃了那些会使人昏沉沉的药丸。艾梅做了决定，她把脚踩在油门上。

几分钟后，车子停在自家的车道上。她转向旁边，估计着接下来的大考验。葛杰德全身都是结实的肌肉和坚硬的骨架，她绝对无法独力把他弄进屋里去的，他必须用自己的两条腿走进去。

“杰德？”她轻触他的手臂。他没有动，但眼睛突然睁了开来，盯在她脸上。他突然醒来让艾梅吓了一跳，手也从他手臂上滑了下来。

“我们到了吗？”他眼中的紧张消退了。

“是啊。我没有办法把你弄进去，除非你可以突然变轻，你得自己走进去。”

“听起来突然变轻好像还容易些。”他叹口气，转身打开车门。

艾梅从她那边下车，赶快走过来帮他。“来，我帮你拿拐杖。还有不要担心你的旅行袋，我会拿进去。”

杰德一个手肘撑住车顶，望向房子。“这是你家。”

“显然你的观察能力还没有被那些白色的小药丸弄迟钝。走吧，外面很冷，我们到里面去。”

他朝下看着她沐浴在前廊微黄灯光下的身影，榛色的眼睛深不可测。“我今晚已经够麻烦你了，不想再成为别人的负担。”

“别这样说。我宁愿把你带来这儿，亲自看着你，也不愿把你送回家，然后让你惹更多的麻烦。”

“我在自己家里会惹什么麻烦？”

“以你目前的状况，可能会引起任何一种普通的家庭意外。”她说着抓起他的手臂，费力地把他拉离车子的支持。

“譬如你？”他无趣的搭讪着，任凭她扶着他走向前门。

“譬如说，你可能会在浴室里跌倒，然后不怎么体面地淹死在那里。”

“那是个不错的死法，不是吗？”

“而且会让你的讣闻上的字眼让人尴尬。小心台阶，杰德。”

“你只有一张床。”他的抗议非常微弱无力。

“我有长沙发。”

“我可以睡沙发。”

“你，”艾梅温和但专制地宣称。“你只能睡我要你睡的任何地方，今晚你没有力气和我争论。”

“你也许是对的。”

她扶着他走进小小的客厅，室内铺着木质地板，舒适的旧家具，穗边地毯，野蛮的科幻小说，还有恐怖的艺术海报。艾梅直接把他扶到卧室去，她把灯打开，房里是一样质朴的家具，床头上面贴着一张优秀的未来亚马逊战士和巨龙争斗的海报。杰德走到床边站着，有些摇晃。他的注意力先落在海报上，然后是艾梅出去时留在床上的法兰绒睡衣。

“我穿短裤睡。”杰德宣称。

“很男性呀，你有办法自己脱衣服吗？”

他的视线晃向她关心的脸庞，浓眉不悦地蹙成一直线。“我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如果你想扮演护士，那就赶快吧。我没有那么骄傲。”

她发现热气冲上双颊，也被自己羞涩的程度吓倒了。她紧张地走向前，收起床上的睡衣。“算我没说，办你该办的事，准备睡觉吧。”

“唉，艾梅，对不起。我又对你发脾气了，是不是？”

“也没有啦，我想你只是在嘲弄我。但是你今晚的脾气的确像在爆发边缘。”

“真好笑，”他斟酌地说，笨拙地扯着米色衬衫上的纽扣。“我一直觉得你才是经常处在爆发边缘的人，有时甚至像个紧张大王、神经质，随时随地都像走在危岩上似的。”

艾梅在门口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你一直在分析我。”

“我花了很多时间想你的事情。尤其是在飞机上的时候。在那上面，思考时间多得是。”

她注意他的手在伸向最后一颗纽扣时已经开始发抖了。这个男人已经快支撑不住了，她想着。再过几分钟他就算站着也会睡着。现在他低沉粗哑的声音已经变得含糊不清，她觉得，杰德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小心点，杰德。也许你最好